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一五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

外制

皇后姨母郭氏贈平原郡夫人

生無出相之言素欽懿範沒有表阡之典式顯異恩
興言左戚之賢追賁小君之號故恭人郭氏持身冲
約稟性淑和習禮陳詩本嘉熙諫臣之同氣奉匱及
盥嬪慶元樞輔之高門雖已從蒿里之遊猶及見椒
塗之貴念宮闈之近屬賜湯沐之新封加峻密章有
光彤史噫若堂若斧帳永閔于德容如山如河尚克
敬於命服可

鄭寀左諫議大夫

諫省之設常侍蓋久虛其官先朝以來大夫居七爭
之長孰膺妙選我有蓋臣具官某峻特而粹夷清通
而亮直每自勵安恬之操未嘗近矯亢之名給札所
條已空臆而無隱改絃之策嘗造膝而蒞端密贊廟
謨徧司言責或伏閣而箴闕或對仗而叱姦摧拉靡
遺法青蠅營營之黨挽推尤力求白駒皎皎之賢朝
綱為之一清善類賴以復合然而陰邪窺伺者未已
否泰消長之靡常欲凝前功宜究讜議迺冠班于左
掖仍開卷於邇英噫魏證多剗切之言方虛懷而樂

聽陽城無苛細之論有大事則力爭勉追前賢以對
殊獎可

江萬里殿中侍御史

朕深惟風憲耳目之寄艱於擇材時則有魁壘骨鯁
之臣毅然任重久矣拾遺于掖右進之執簡於臺端
爾學本於經文貫以道項改調於膠瑟趣入侍于細
旃察其忠忱付以言責謂臣無玉食詎宜作於福威
謂盜竊寶弓尤特嚴於書法然後君子小人之界限
定家臣世卿之茅蘘除顧泰道之消長靡常善類之
離合難必朝陽鳴之和者少狂瀾倒而回之難欲局

面之堅凝賴班心之突兀范仲淹負為諫官為御史
之望出于親除司馬光論結人主結宰相之非勉哉
特立可

李昂英右正言

國無法家拂士何以倚毗官曰補闕拾遺賴其箴儆
乃登俊望俾列賢班爾負倫魁之名在勝流之目生
也鄰曲江公之里鍾此瓌竒長而客博陵相之門接
其文獻每雍容於離合去就之際亦激昂於言議風
旨之間朕改調膠紘收還威柄朝綱暫肅而窺伺者
衆國是粗定而堅凝之難肆求直諫之臣庶賴切劘

之益昔汲長孺願為中郎將入禁闥自信其孤忠王
仲舒嘗與諸諫官伏延英力爭于大事益陳剴論勉
繼前修可

李韶翰林學士

三代訓誥誓命不過坦明先漢號令文章亦惟爾雅
朕患近製之不古思得耆舊儒而作漸輟自秩宗權
之翰長具官甚窮聖賢之奧味道德之腴靡不勝衣
所自任者甚重呐而不出口雖能言無以加嘗執簡
而繩貴權屢褰裳而避寵利夷考大節庶幾全人皓
首重來丹心不改止足若疏廣以歸為榮清苦如孔

殘其去可惜况名臣之欲盡適內相之久虛俾躋禁
嚴以視親近語可謂直諫多聞之友詩不曰典
刑老成之人其少為於予留毋必行于爾志噫脩在
慶歷遂能力變於時文光於熙寧乃謂不工于儻語繼
勉二臣之作自成一家之言以飾皇猷以對休命可

王伯大刑部尚書

天道好生尤重一不辜之命秋官帥屬莫如大司寇
之尊肆疇試可之庸特峻為真之拜具官某頃以直
節服于邇聯韓愈名為傲相國之人汲黯見謂揖將
軍之客有側目而視者遂掩鼻而去之屬遶琴瑟之

改調屢却弓旌而後至嘉猷則告于后時有開陳正
色而立於朝了無附麗憲部奮平反之筆經帷竭啟
迪之忠卿雖切于懷歸朕欲留以自助乃舉陟明之
典式昭樂與之心噫用民譽以長六卿顧不甚重謂
理官不列三后夫豈其然益罄遠猷倚當要任可

吳潛兵部尚書

文昌八座之聯從昔所貴司馬九伐之任于今為難
采民譽而延登訊國人而申做具官某稽倫魁之偉
望襲名父之嫡傳其智略足以圖回其力量足以負
荷舉朝趨附但知有偃月之堂中野徬徨不忍廢履

霜之操往嗟予瑟之膠柱今喜汝琴之成聲馳驛予
環起家拜爵蓋救防之事方急矧夏官之長久虛器
械備軍馬修既未底周家之盛干戈朽斧鉞鈍豈能
無唐季之憂必簡稽於伍符必激勵于士氣噫朕有
名臣文武欲盡之歎不俸招延卿當賢哲馳騫不足
之時益思感奮庶建嘉績以酬殊知可

謝希全權禮部尚書

虞廷之典三禮必允僉諧晉國之長六官亦先民譽
肆予親擢視古庶幾具官稟植行潔修秉心精白早
交游於諸老久歎歷于中朝自奮孤忠雖千萬人吾

往及更大化惟一二臣予同為命則兼世叔子產之
長批勅不在素高李藩之下頃疇時望登拜文昌慕
正考父之恭莫迥雅志聞范宣子之遜咸草蹠心名
實俱孚歲時寢久爰涉大儀之峻以旌邇列之英露
門之勸讀有光夕瑣之塗歸愈勁噫先賢嘗評劉向蓋
所謂同姓之知諸儒豈無魯生相與定一王之禮可

程公許禮部尚書

舜以伯夷典朕禮並列九官之間漢以叔孫起朝儀
莫返三代之舊迺騰貳卿之高選必資一世之鉅儒
具官某坤維間生江表獨步仲舒之學漸乎淵源韓

愈之文澤於仁義去若鴻冥而鵠舉來如麟獲而鳳
儀縉紳推其為翰墨之宗典冊足以鳴國家之盛運
斤獨步拙工見而汗顏援筆立成衆吏為之脫腕既
無愧于代言之任尤有功於改紀之初以老舍人行
小宗伯爰舉歲滿為貢之典仍兼夜直視草之華噫
晏嬰折世卿之萌格言可復房喬奉明主之問道恨
至今願如博洽之賢往振寅清之職可

趙汝騰權吏部侍郎

朕當多事之時興乏材之歎任權衡人物之寄豈不
重哉非選擢天官之賢誰與領此具官某藉甚時望

蕭然儒癯更生直諫多聞尤忠宗國太白才名獨步
蚤入禁林不多手于權門寧潔身於外服屬者改紀
出而覽輝和墨螭吻迭煩於直筆留黃鳳閣屢卻于
斜封昨屈詞垣兼行武部見於綜叙極其精明姦胥
黠吏有望風而驚老交退卒無失職之歎其升小宰
俾掌左銓噫伯禹臯陶論官人之難其來已久左雄
山濤獲典選之譽不過至公欽乃攸司祇若予訓可
應徽權兵部侍郎兼權吏侍

冢宰司馬古各治於一官文士武夫今分為二選
孰兼劇任允屬全材具官某蚤負時名嘗登詞禁老

文學退避三舍大典冊自成一家值虎守闕耽耽之
視可畏如駒在谷皎皎之操不渝洎攬威權趣還暴
直凡播告大昕之昨皆從容數刻而成昔軼草三麻
遂有宮蓮之送敵揮九制幸無禁漏之推由卿而觀
視彼奚愧朕惟吾邱之學寡二陸機之材患多今尺
籍加倍於前而武銓入仕者衆將簡稽其驕冗稍甄
別其品流擢自右坳俾之疊組噫禁中有牧固可訪
於前籌行間拔蒙豈無資於精鑒蓋修職業以對寵
光可

謝方叔權刑部侍郎

大道惡殺而好生故能覆物秋卿帥屬而掌憲將以
全民乃登當世之忠良庸廣我朝之仁厚具官某勵
霜日之操秉鉄石之心嘗執簡為司憲之臣首奮筆
著辨姦之論既落落而難合遂縹縹而高翔屬予更
化之初還爾敢言之列具法冠對仗下請加義甫之
誅取白麻壞廷中竟沮延齡之相方寸不渝于丹赤
始終莫得而磷緇朕區別正邪褒崇謹直念久任枰
彈之責宜進參扈從之聯非惟優賢亦以賞諫噫弼
臯陶之五教諒明欽恤之心奏韓愈之一封益究論
思之業可

尤煇權工部尚書

太史不治民蓋宗專官之重六卿分帥屬莫如起部
之清乃錫贊書以華直筆具官某味名教之樂接文
獻之傳卷不停披固異萬籤之未觸書皆默記孰云
三篋之已亡處寵辱得喪而不驚非寒暑燥濕所能
變朕更張治化號召雋良渠觀必有殫治之儒旃厦
可無直諫之友仍以鉅典屬之當仁果能芟夷亂繁
網羅放失適兼領銓衡之任未免分鉛槧之功其陟
冬卿以優者德非但觀春秋之褒貶蓋將責朝夕之
論思噫命汝鳩工亦惟其事簡至于麟止庶見于書

成可

湯中起居郎劉應起起居舍人

惟先朝之左右史率當立之第一流在慶厯則成襄
力林臺端之法在紹興則良貴昌言橐從之非思得
若人俾居是選爾中有山林之直氣爾應起有鐵石
之剛腸實為諫官御史之賢皆在端人正士之目或
嘗援禮預折田氏之萌或請裂麻竟沮延齡之相朕
方親近善類堅疑前功况夾侍香案之傍宜並登直
筆之彥言動必載闕失必規庶風采聳聞于一時而
名節照映于千載秋噫若稽直誼見史佚之所書毋使

後人謂遂良之不記益彈忠蓋以對眷知可

趙希抃司農少卿

兵籍日增吏員日衆太倉非有紅腐之粟朕為此廩也思得通練之才權其耗豐會其出入爾希抃早參閫幕以吏幹顯晚登郎省以心計聞屬者扈農卿少久虛命汝攝丞甚宜其官書不云乎試可乃已語不云乎其有所試汝見於已試者詳矣往祇新命毋廢前勞可

上官渙酉將作監李錡軍器監

自頃用事者喜新進侮老成躁競得志庶退失職朕

甚患之稍擢者年長德孤立平進之人于朝庶革此
風爾渙酉宿士也仕已無喜愠爾鉤故家也言論有
典刑歲晚來歸皆已華皓滯於郎舍夷然氣和法當
序遷以示勸獎昔周漢中興詩人美其器械之脩史
臣稱其工技之精其以渙酉為大匠鉤長戎監汝往
欽哉毋曠乃職可

章大醇侍左郎官

官冗而材乏負多而闕少胥吏售姦賢愚同滯仕者
皆病之矣朕欲得一佳吏部郎而用之爾大醇以名
父子擢奉常第教胄子有師道掾公府有賢名去而

作牧又以廉平稱乃下璽書俾佐銓筦夫寡援者孤
寒也汝甄拔之撓法者財勢也汝杜絕之使選人無
扞格齟齬之嘆則汝獲清通簡要之譽可

文復之左曹郎官

地官劇曹長貳共提其綱郎分治其目自昔選用材
臣能吏令以雅士為之有深旨焉爾復之蜀珍也名
冠多士望臨一時出秉麾節于萬里之外亦云久矣
前以起部名何來之遲方今俗薄而訟繁國貧而財
殫剗裁良艱調度安出然以理蔽曲直而不以勢以
道御取予而不以權此儒者事也勉之哉朕方以遠

者大者期汝可

趙希徹司農寺丞

列寺惟大農操歛散之柄躬出納之勞以處實材非養
虛譽爾席華腴而無貴介之累當英妙而有老成之
風兩監州再立朝試之詳矣扈鄉方闕丞行長事朕又
將觀汝之心計焉近世能臣多出同姓汝益勉之可

王湜武論

士趨利祿俗弊教失朕患夫一世之瀾倒也欲擢廉
退獎志節以挽回之大臣言爾自重而難合久幽而
不改是可以為人師矣其為我招諸生而誨之使有

矜式可

謝堂將作丞徐謂禮將作簿

朕於營繕之事未數數然也故雉監眈它曹其職尤簡有列其間不過養望而已爾堂故相之孫温而恭謂禮名父之子詳而雅更出迭入皆有華閭稍進之干大匠之屬夫事繁則分其志職簡則專于學爾其懋哉毋若晉人以清設遺事為高可

林希逸校書郎

頃者當國之臣拔士多矣士起冗流致美官者相望爾以南宮魁亞大廷甲科飽學雄辭獨滯於倉庾氏

子聞而嘉之前命尚方給筆札茲繇是正遷教讐久
抑必伸亦理之常昔館職趙遠奏事 高宗勞之曰
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語及卿以此知卿然則朕之知
爾猶 烈祖之知遠也益厚培養以對東擢可

陳可大理丞

國家選廷尉屬分二涂而治獄丞必以儒家者流為
之其意深矣爾端介靜厚立身行已有常人吉士之
風審克之任爾所優為夫蘇公呂侯遠矣若于定國
徐有功之事豈非學者所樂聞歟汝其試哉以需顯
用可

趙希贊軍器監丞

朕優禮宗老又拔其子姓于朝惟其材不專為思也爾孝謹謙厚少有美譽列屬武監由薄而丞選寔高矣易曰除戎器戒不虞詩曰修車馬備器械爾尚究心職事業以佐而長毋但曰養望而已可

趙希徹太府丞俞德藻司農丞

大農司出納外府掌受藏非公庶無私洗手奉職者不在是選爾希徹賢而優于吏幹爾德藻儒而通於吏務必能攷盈虛之故窒耗蠹之源以紓調度以振乏絕毋曰有司之事而不之屑朕將進用汝未已也

可

程元鳳秘丞兼權刑部郎官

三館惟丞職最高六曹之郎選尤遴若一朝而併授
必當代之勝流爾標度之清文行之粹居俊造之前
列有士林之美名掌教辟雍師道可法談經宮邸古
誼與稽朕固知爾之學矣涉筆秘邸發舒英華識刑
省戶昭雪幽枉又將試爾之材焉可

方岳宗學博士

先帝肇建宗庠萃其雋秀教之而已今朕又使之橫
經朱邸傳以古誼其選不愈遴乎爾博瞻之學奇偉

之文見擁士林不但倚科目為重表儀成均諸生既有所矜式矣其為我訓迪公族輔導宗藩使之慕中壘清修之風東平為善之樂可

劉元龍太學博士

羣天下之英材而養之學必擇天下之名儒而為之師爾資凝重而行醇慤所以治其身者無闕斯可以律人矣往教擇宮士必有觀而化者可

倪祖常軍器監

尚論人物者必推本具家世賈嘉於誼為孫魏暮於證五岳矣當時猶旌錄而光顯之朕歷數近世之名

卿興懷先朝之遺直錫以美謚擢其象賢爾多職往
行前言猶有故家遺俗蓋嘗彙諫書而來上不惟寶
舊笏而深藏立朝端方典州清白郎潛滋久處之夷
然庶毋忝於爾考矣晉長戎監仍典吏銓以獎恬退
靜重之風以為能嗣守植立者之勸可

江萬里侍御史

朕恢張公道容受直言數諸臣之在廷尤其憚黜屬
首端之弄印無以易堯爾金百鍊而愈剛壁萬仞而
特立所守之篤今人與居古人與稽自信甚明仁者
不憂勇者不懼極力破權門之死黨奮身主善類之

齊盟精白一心剴切百奏風采聳聞於列辟霜稜愈峻於內臺其序陞橫榻之班以增重本朝之勢噫位高者責重恩厚則報難我思古人深壯埋輪之舉汝長御史尚觀對仗之彈可

韓補福建舶

朕閔海賈之以命易貨而吏之墨者或重征而豪奪之也每擇佳士俾持琛節爾繇朝列牧歛郡褒賢而崇教戢吏而愛民自節縮而加厚于人多觸弛而反裕於力廉平之譽達于予聞夫互市之事非所以煩汝也將使珠犀垢濁之俗識吾冰檠清白之吏汝勉

為朕一行時方急材豈久勞汝于外者可

傅康直徽猷閣致仕

士大夫壯而仕倦而歸其居官行事可紀立身大節
無疵者幾何人哉爾中原故家之後先帝諫臣之子
嘗典州奉使有能名于時歷宰士卿少不苟合而去
掩閔蕭然若將終身比起之佩宜春二千石印綬謂
已延見吏民矣中道諗疾乞致仕為臣嗟夫朕不得
而留之矣遂垂車之雅志陟奎閣之隆名以旌象賢
濟美之人以識用材不盡之愧可

魏峻兵部尚書

日月積系之法以待常材朝夕論思之賢固宜不次
廼登時彥以冠夏卿其官其秀整而溫恭清通而簡
重雖生貴闕自奮名場臨政無俗吏操切之風持論
有儒者正大之意書先漢循良之傳奚愧昔人作元
和會計之圖尤通世務盡瘁版曹之調度叶心省闈
之彌縫人無間言朕所屬意矧久儀於橐列蓋遂聽
於履聲噫用天之五材安有去兵之理掌邦之九伐
屬當詰禁之時益勤簡稽以稱寵遇可

章致殿中侍御史兼侍講

朕擢慷慨敢言之人俾居雄劇親直諫多聞之友以

輔緝熙既衆論之僉諧茲一朝而並命爾淵乎似道
澹然無求養氣之剛告子所未講守約之勇孟賁奚
以加省闈之務賴其彌縫勢要之門靡所附麗肆繇
卿少晉貳雜端厥今外多艱虞內費調燮儉人欲伺
隙而動識者有復隍之憂惟元氣實可以杜容邪惟
諸賢和可以制郡小其付臺綱之重仍倍經幄之嚴
以肅觀瞻以彊根本噫唐介之為執法首論貴權和
頤之侍通英多陳古誼予方虛己以樂聽爾尚先賢
之與稽可

張璠祭酒

南渡重建太學而師儒尤極天下之選 高宗時有
若高閔者 孝宗時有若林光朝者 寧考時有若
李祥者 素變者皆用經術名節模楷諸生豈直以誦
說課試為職業哉爾以一代老成養浩然之氣有仁
者之勇盜臣擅國諂子盈廷一鳳鳴陽陽縹縹高舉及
茲改紀覽輝而下諸大夫敬之曰端人也多士尊之
曰前輩也繇少宗正拜大司成可謂以德選矣爾其
明理學以淑人心扶公論以養士氣使人人皆有士
君子之行可

楊棟宗正少卿兼右司

先朝尤重掄魁蘇洵常言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爾為吾龍飛進士第二人今十有八襮矣方絲麾節入踐省闈視掇出騰上者無羨色無躁心貴道詛而賤功利有董生之風朕甚嘉之麟寺名曹也瑤編大典也卿少高選也談者猶曰清而不要共二宰士清且要矣養汝望振汝職將復有清且要于是者以待汝可

王煥農少兼左司

扈農古官也白龍業之任漢以後猶以大儒鄭康成輩為之又其後專用俗吏古意微矣爾立身秉端

行林先生大全集
與石堂
靖之操厯官著廉直之名出總賦輿張弓之勢稍弛
入贊廟謨改絃之化有助擢之卿列仍兼宰旅夫積
貯天下之命出納有司之事爾方今耗蠹吾之財粟
者非兵與吏乎汰冗去濫是非有司之所得為汝其
與吾大臣議所以變通之策以副朕用儒者治金穀
之意可

章琰府少兼檢討

朕以儉約先天下不殖貨利無珠玉玩好之奉所謂
受藏之府不過四方惟正之供予以廩兵祿吏而已
迺擇儒臣俾帥其屬爾方嚴之操峻潔之行立身有

本末持論有據依使一路則舉刺公風采振掾二府
則予奪平權度審其陟卿少之列兼綜省闈之務方
今賦入日狹調度日廣吾有司不得而裁損也爾既
與聞廟論其思所以量入為出足國裕民之策與二
三大臣推行之可

魏峻轉兩官守兵書致任

聽履禁嚴之地甫下除書掛冠彊盛之年忽披來奏
雖壯圖之未展然雅志之莫迴具官某秀美而文果
藝以達故家遺俗非謂有喬木之存左翊右扶所至
多甘棠之愛比趣名以法從仍與聞於廟謨密勿一

堂彌縫輔贊之功酬酢四方錢穀甲兵之問藉甚時
望長于夏官曾未旋踵之間遽欲乞身而去豈時命
之不與抑王事之獨勞其陟穹階以華末路噫屬方
進用云胡有負茲之憂亦既退休庶幾遂勿藥之喜
可

魏峻上遺表贈端明金紫

位尊喉舌甫榮投綬之歸疾在膏肓遽上拖紳之奏
爰舉朝家之卹典以昭泉窆之幽光具官某久服禁
涂併參宰旅春秋方富每殫精力以忘疲夙夜在公
不悟陰陽之為寇既掛衣冠而得謝庶親藥石而有

瘳靡待中年奄終長夜念壁埋之大早憶玉立之如
生疊進文階超加祕殿噫一日不見而死豈伊大命
之有常九原吾誰與歸無復斯人之可作懷哉英爽
歆此寵靈可

孟端換授承事郎孟榕換授奉議郎

朕擇麟趾公子之佳者以繼近屬爾方垂髻知嗜學
有成人之風其授京秩俾就外郎庶幾周以宗彊之
意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第六十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第六十一

外制

何式軍器少監兼權度支郎官

非厯郡不為郎先朝病其法之拘也或繇二監徑通
要津於以越故常而待竒傑爾起蜀道來漢廷凜然
寒露之潔温然春風之和大夫國人皆稱其賢丞宗
正郎版曹寢顯榮矣擢貳武監仍兼計省夫工技之
精出納之吝非所以煩儒者也姑養資望朕將不次
進汝矣可

姚希得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兼沂王府教

授

國朝以宗室耆老典司屬籍而丞則以庶姓士大夫
為之親賢參用古之道也爾出蜀有聞望倅閩有惠
愛昔去國今立朝有本末志益剛材益練茲予命爾
贊治公姓輔道藩邸又以其官太清事太簡也俾兼
珍部以主委輸昔在先漢得人為盛通世務者三儒
而已爾其勉哉朕將觀爾體用之學可

蔡抗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

朕甚重朱氏之學誦其詩讀其書者皆尊寵之况於
其門人高第之後乎盖早從攷亭深入閩奧晚坐餉

黨以終者爾王父也隱居邱園不求聞達獨抱遺經以老者爾嚴考也爾源委如是故試玉堂則陳正大之論掾公府則有忠益之言及對便朝則空臆犯顏無所回隱非師之傳人家之鉅子乎樞屬為真郎潛共二子不吝褒嘉之寵爾益思嗣守之難可

劉厚南著作佐郎兼沂王府教授

自嘉定以來政出一門者再古士鮮不附鄉衮以求進挾水山以為重者爾非其里人乎而三十年間二相之門曾無一跡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朕初改紀還之修門嚴重之風矜式五學清介之標輝映六館

茲用進汝于太史氏夫秉直筆以詔來世班馬之任也談經誼以輔宗藩申白之選也朕之所以期汝者遠矣可

陳協秘書郎兼景獻府教授

漢以東觀北道家蓬萊山唐以入館為登瀛洲本朝五星聚奎文治尤盛凡有列于郡王府者必極一時之選爾勵志操富藝文周旋乎掌故學宮博士議郎之間亦云久矣晉郎秘邱仍傳藩邸昔劉向揚雄讐書天祿中公穆生授詩王國或文字之不朽或道義之可尊勉追昔人何遠之有可

徐霖校書郎

屬者一相獨運氣焰所鑠朝野皆瘖爾以新進士毅然上封書首發其銜有劉向周堪之風朕不俟積日累月拔爾於朝給札之言切於上封造膝之言切于給札學積而愈厚氣養而益剛玉立道山退則掩闕肅然無所造請是能貴重其身矣序遷校郎進用未已夫盛名難居初節易立先朝館閣如歐修尹洙如朱松范如圭輩人皆終始持一論壯老堅一節爾其勉哉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可

孟奎換授奉議郎

成周公族皆如麟趾豈獨其質之美哉抑學力焉爾
當佩觿之年知開卷之樂其遷華秩俾就家塾爾益
勉勵毋荒于嬉可

建康都統劉全轉親衛大夫

軍志曰賞不踰時貴其速也復郢之役今九年矣有
司始以爾功級來言歲月雖久血衣猶在其遷一秩
薄旌爾勞夫拔一城取一邑偏校之事也爾既建大
將旗鼓聞外功業有大於復郢者朝家爵賞有大於
遷秩者爾其懋哉可

趙孟傳直寶章閣知嚴州

桐廬郡今右扶風也嚴光之高風范仲淹之遺愛在
焉牧守之寄其選尤遴爾幼慕間平壯從申白其有
聞於父兄師友之際矣久丞外府自詭專城茂陵奎
閣新定左符併以寵汝夫垂魚以入侍擊鮮以為養
人子之至樂也及瓜往戍以治行聞朕將下璽書召
汝矣可

趙性夫直華文閣再任浙東提刑

吾尤重部使者之選非其人不輕畀得其人不數易也
爾繇尚書郎出接近畿飾已而後律人故廡而恕察
情而後用法故剛而仁集事既清間務亦理浙水東

七州數十縣皆安之民惜其去朕難其代陞華媯閣
增重繡衣夫久則玩人之常情也不倦以終之前賢
之格言也爾奮勵以對寵光可

孫夢觀知嘉興府

漢用健吏治扶風馮翊皆以發摘擊斷為能我朝家
法則異于是深念近畿根本之地壹用儒者拊摩之
政爾端潔之操潤溫之文方盛年策上第而立朝平
正若無所扶者稍遷郎監縻之不可嘉禾輔郎畀以
左符失政之得民也淺教之入人也深王尊張敞材
則材矣視文翁之儒雅吳公之治平殆未及焉爾當

思所以副予臨遣之意可

鄭逢辰直寶章閣依舊江西提刑兼知贛州

江右之俗悍強小輒尚氣好勝以珥筆為能大或依
險負固以弄兵為常吾有司小失牧馭則易動為難
安爾學問本師友議論依名節始建庾臺于撫寨帷
廉訪郡縣震悚毋憚太吏繼陳臬事于贛衣繡捕逐
將士奮躍沉殲渠魁貪暴者解印蕩析者奠枕厥功
茂焉夫久任則政凝數易則民散况居一路按察之
長搃四州節制之重就加奎閣仍擁皇華以慰遮道
借留之人以勸奉公振職之吏可

莊同孫大理丞

李寺長屬不剝取法家必參用士人仁哉我祖宗之心也爾恬靜之操溫醇之文頃嘗獻言有益治道頌臺列屬澹然自守擢丞廷尉其選益高曰欽恤曰審克云者皆汝所素講否則一獄吏所決耳豈以煩儒臣哉往究乃心嗣有明陟可

趙汝臆太常寺簿

士大夫一門之內殊聯壁合接武於朝自鞏肇軼轍以來蓋不多見爾之伯氏既持文墨議論為吾近臣矣汝又結綬登幾惟列院非所以處汝也進之頌臺

塗轍益清汝其勉旃損侶篋和非唯侈衣冠之盛抑
以為邦家之光可

吳子良直華文閣江西運判

朕樂衆賢之和朝惜一士之去國其欲去也必維之
繫之以致其意及其不可留也又必思斯勤斯以華
其行爾志尚端介文律古雅在周行輒齟齬而去使
畿內有清苦之名武監史筵屬方嚮用勇退之疏卻
而復至晉班媯閣徃試外庸朕以東甌支壘南海遠
藩非所以處汝也復出江右之節焉爾其慨然一行
訪問疾苦禁約貪暴培養根本務以甦息十一郡之

凋瘵居無幾何朕將有久不見生之歎矣可

趙希楫秘閣致仕

近世清白吏指不多屈爾司維于閩以飲冰食檠一
介不取達于予聞方出漕節遣使番禺庶持一廉盡
洗五瘴云胡抗疏諗疾辭榮朕嘉王章牛衣之清風
哀馬援鳶跼之壯志而知其不可留也寓直中秘以
華其婦可

鄭士昌贈寶謨閣侍制

父少師乞以進書
轉太保一官回授

朕優崇元老旌錄象賢補蘭陔之詩帳莫諧於養志
候松階之對庸特許於貤恩具官某場屋有聲膠庠

得雋每欲由名第選不屑為恩澤侯終賣竒才可推
而用世參騫至行僅見于事親自云啜菽飲水之歡
莫減曳紫紵朱之樂栖遲滋久培養益深洎蟬冕之
來歸俾班衣而娛侍予方閒燕獨容孔鯉之趨庭公
既瞻儀共羨伯禽之拜後云胡美疾遽隕盛年晉參
持橐之聯加厚書棺之渥噫鬼無不之也深悲季子
之言秀而不實夫誰與太元之草諒而精爽歆我罷
褒可

楊纘太社令

朕念恭聖罔極之恩見於羹墻而顧其家尤厚爾少

有華問入幕者再丞郡者三材益老矣社令華選列
子奉常往哉靖共以對甄擢可

京湖制置申岳州平江縣軍民舉留知縣楊
寅得 旨轉奉議郎候再作縣滿日與陞擢
差遣

征戍未熄科調繁興近民之吏獲乎土者多不獲乎
下欲推而去之蓋有之矣欲挽而留之則未之聞焉
爾緝銅墨三年羽書旁午廼于其間興學聘士減賦
賑灾有為國家培根本之意制閭推轂而薦可能也
若士若民若兵攀轅而留不可能也朕將擢汝而有

司以資考為言姑遷一階以示明陟再書邑最進用
未晚可

趙與茶太府丞

朕選拔近屬之俊秀而官使之然皆試之以事而後
進之于朝所以老其材也爾藹然賢譽澹乎清修出
丞輔藩既能同寅協恭以佐其守矣入丞外府必能
洗手奉職以佐其長也華涂方開益自勉勵可

章大任司農丞

先漢盛時太倉之粟至於紅腐賈誼猶云公私之積
可以哀痛今倉庾氏所儲斤斤如也朕既擢宰士領

扈農又為之謹簡其僚爾久于朝暢練乎實往佐而
長講求所以阜通之策則固無不足之患爾為通務
之儒矣可

陳垓國博李伯玉太博

有列於朝或以材進或以藝選惟師儒之官率以中
高科負盛名者為之爾垓南宮獻賦第一爾伯玉大
廷對策第二留滯周南久方來歸入太學誨諸生有
春誦夏絃之樂無朝薤暮蓋之歎其所養者益厚矣
夫序遷非所以待英髦也姑養雅望以俟殊擢可

馮惟說武博

國家設學教養文武並用而右庠之士議論氣節尤
勁培植而作成之師儒責也爾蕭然澤耀屹然壁立
生晚而慕前修之志操官卑而抗御史之威怒多士
聞風久矣昔夫子論仁者之勇子思言南方之強蓋
孫吳之所未講也其以是道訓迪諸生可

鄭士懿太學正章公權太學錄

唐用韓愈為學官可謂妙選矣而愈之自叙當時館
下諸生有非議于列者然則師儒之任其難尚矣爾
士懿恬于榮利潛心下惟爾公權通於倫類為書滿
家往訓成均罔俾韓氏專美于有唐可

趙與燾宗學論

比歲屬籍之秀多出于學先帝作人之効也爾擢儒
科有屬名表率宗庠無以易爾麟趾公子皆有師法
矣詩不云乎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可

李遇龍軍器監簿特差京湖制參

唐世幕府皆兼內職國家倚重閫帥閫帥倚重賓介
既殫婉畫宜真周行爾起諸生游邊地從溫造石洪
禮羅之聘有陳琳阮瑤草檄之長時方乏材良足嘉
歎列屬武監仍謀閫事汝益淬勵以趨功名可

塞已之大理正

廷尉民命所繫其屬備正亞于卿其選高爾踐履之
間有猷有守仕己之際無喜無愠練事多而燭理明
庶可以持天下之平者昔定國陰德高其門閭固美
矣然未若蘇公式敬長我玉國之為大也汝往欽哉
毋廢朕命可

莊序軍器監簿

朕懲重內輕外之弊郡國二千石有治理故必下璽
書召用之爾茂陵從臣之子擢世科識時務其牧巴
陵也不以荒遠鄙夷其民藹然古循吏之風奉計來
歸真彼周行庶幾有土有民者咸知所勸可

湯中右文殿撰湖北運副

朕惟今上流非復曩日疆場多故郡邑凋殘科調繁興田里愁歎前數遣使未聞獲五善以報者于是煩吾近臣一行烏爾在朕左右清苦端介嘉言盈耳諫書滿篋立螭無幾何抗章勇退留之不可禮樂華遣論撰隆名叱馭而前風稜竦動吏貪濁者汰斥之民蕩析者安集之某賦重當弛某糧乏當儲小者立行大者驛聞重湖雖遠如在畿內矣昔仁祖命臣修漕河北寧考命臣德秀漕江左皆於鞭筭之暇時有囊封之獻朕方法兩朝之故事爾其慕二賢之遺風

可

史嵩之守金紫光祿大夫求國公致仕

朕守位以仁退人以禮大夫致君事雖未及於希年
師尹具民瞻務曲全其晚節矧預陳于悃悞俾遂掛
于衣冠具官某久厯邊陲復升廊廟始猶沾譽欲招
徠名勝之流及既盜權專呼吸陰邪之黨內擅朝而
震主外挾虜以要君仇公論而失士心倍權法而斂
民怨變遭陟咎禮缺戴星致清議之交譏咎墨線之
非古我聞在昔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
下有無父之國起廬之命幸而中寢行道之言有不

忍聞靡俟終喪遽先請老自恃身謀之周密安知衆
口之沸騰或昌言欲壞延齡之麻或力執不下盧杞
之詔宇宙雖廣有粟得而食諸霜露既濡啜泣何嗟
及矣其聽還於官政以扶植於綱常噫罪臣猶知之
卿勿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庶

蓋前愆亦保終吉

臘月廿二夜丞相傳旨草制
次日被論遂藏藁不出

淳祐丙午孟冬朔日予為少蓬當轉對妄論國本
事越四日 上親享景靈宮予立卿監班既退有
詔皇姪孟啓除貴州刺史同日擢臺諫侍從十有
三人予忝時暫兼權中書舍人之命姓名在 御

筆之末再辭免不允翌日得省劄俾行上三房子
力以上三房遜趙汝騰侍郎又不允自見游丞相
白之公曰上欲併下三房委公某力開陳已為
公免三房矣又可辭乎十三日始赴後省供職制
誥案吏人以三臺諫詞頭未經夕以草授之俄九
從橐皆來促論言至十八日皆早前所積下詞頭
尚多予日困應酬每夕輒草一制至臘月二十四
日去國在職七十餘日所草外制七十道而止外
史嵩之致仕制方謄藁付吏適以臺評去國然舊
藁諸公見多之者不忍焚藁姑存于編末

洪燾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以下係景定
庚申以下作

元祐以李常為戶部謂其儒家者流至和以王素領
開封亦以名臣之子孰膺茲選朕得其人其官某承
嚴考之嫡傳接諸老之緒論酥酪相濟填麓迭吹發
其精華于斯文遂為宗匠用其土苴于當立亦號吏
師陳臬事則七聚見思剖守符則三輔蒙福發摘如
神而恥淵魚之察勞費甚簡又收流馬之功由蘇而
抗升漕為尹朕以貨泉殫竭待地官而阜通民物浩
穰賴天府之彈壓舉此二者屬之全材妙手之斷自
然成風良庖之刀石發新刃人且觀政卿毋憚煩噫

周典六官之分尤先于掌教商邑四方之極必有以表民茲惟爾能矣俟予訓可

與嘗右文殿撰兩浙運副

分十道置使唐朝則然合兩路建臺幾漕而已自昔常難于稱職乃今尤急于擇才爾美秀而文果藝以達朝之典章素習民之情偽盡知牧人有名杜之稱居多遺愛總賦無孔桑之謗自不乏與朕遊選京畿按察之司爾方居省闈彌綸之任惟月之聯雖峻觀風之寄不輕屬者科調繁興戒飭數下化更而饗墨自若歲豐而愁嘆本銷乃升論選之清班就俾將明

於隆指噫使臣周度不待歌皇華而送之先正格言
宜深念民力之竭矣毋替朕命式觀爾能可

謝堂寶章侍制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

懷會稽之章甫出臨于顯閫候西清之對俄入侍于
燕朝時乃異思復無前比具官某秀鍾台嶺傑出相
門有映雪聚螢之勤見聞甚博無水流游龍之侈儒
雅自將簪笏萃于一門麾節偏于數路惟今東浙視
昔南陽以肺腑臣為股肱任乍聞謠誦懽迎郭伋之
來遽下璽書俾奉吾邱之計祠餼示均于勞佚索班
加寵于親賢釋簿書堆案之煩遂詩禮過庭之樂噫

鏡湖一曲越人莫得而借留奎閣四松漢制不輕于
還表益殫忠藎嗣有褒嘉可

謝皇集撰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

朕惟前代用人不問疏戚惟其才而已故野王立
踵太守亮翼迭居方岳皆以事業自著見爾典刑先
相國之嫡傳才學士大夫之妙選凡牧數郡皆有可
紀自移台秀用未盡材而議者猶謂戚畹當事任非
祖宗家法朕上監成憲下采公論其以隆名真祠易
汝郡級國家于爾兄弟可謂厚矣可

謝暨右文殿撰提舉佑神觀

士大夫弟兄同時位望通顯者南渡以來蓋亦有數
求之左戚尤難其人吳氏惟琚翰墨風流如晉宋間
人瓌瑋差不及矣爾與二昆珠聯玉映有佳公子之
譽出而奉使典州所至稱治材臣能吏退立下風朕
方欲起而用之或言祖宗不責戚畹以吏事肆命爾
通班秘殿均佚殊廷有擁笏擊鮮之娛無迴車叱馭
之歎惟忠惟孝可保令名可

張淵微起居郎兼右庶子

昔我仁祖尤號多士之朝時則臣褻實執左史之筆
茲序升于魁彥展企及于前修爾識造幾深辭兼體

要董生奉對異乎計功利之言陸贄奏篇粹然本仁
義之諫屬逢改紀亟命予環嘉季子之未歸擢遂良
而記注何止重螭坳之選又俾陪鶴禁之游入則啟
沃君心出則輔導儲德雖郎與舍人唯阿之間然班
亞法從位置甚高噫天子無戲言朕益謹宮庭之顰
笑春秋書大事爾宜公筆削之權衡可

徐經孫起居郎兼給事兼諭德

仕至卿列己班麟寺之高華古重史官無過螭坳之
清切出于親擢異乎序遷爾介而能通仁而有勇頃
自豸冠而出畫文兮虎節而入閤臣甫丹心去猶戀

闕遂良白髮晚乃還朝朕每于實踐而觀人不以虛
名而取士使之司宗金掌批勅銀臺偉衣冠而從游
既造耆英之列結絲綯而夾立政湏名勝之流疊三
命之寵褒極一時之歆羨噫孔氏筆如棠之事卿素
講明史佚書剪桐之言朕當戒謹有光汗簡無愧訓
辭可

承議郎告院翁宦轉一官

吾甚患士大夫清談多實用少爾頃以才選使之行
邊西夔峽北襄樊往返萬里能圖其險要條其便利
來上何爰一秩不以旌勞可

新知常州吳叔告改知嚴州

我朝尤重進士前三人蘇洵有言不及十年未有不
為兩制者朕乙未策士于廷爾裒然為舉首入館有
士譽典州得民和再以郎召有毀焉者留滯周南且
二十載安于義命所養益厚朕聞而嘉之相江為今
輔郡視漢扶風朝報政夕選表蓋將引卿以自近矣
可

張勝授拱衛大夫 州團練使武衛大將軍知

漢陽軍

去秋往朔越天塹南吠吾大臣以身徇國家之急親

履行陣冒矢石大小百戰然後武昌之圍解可謂有
大勲勞矣及幕府上功乃推而不有曰將士之力具
官某奮于行間稟受方略且戰且守汜全金湯戎團
尉紱朕猶以為薄也橫行穹秩併為爾寵其對揚于
恩渥益奮勵于功名可

洪勲集撰知建寧府

朕尤重藩宣申嚴更迭士風躁競所以獎恬退之人
吏習饜殘所以調廉平之守挽留莫遂臨遣甚榮具
官某早推當家之鳳毛晚執斯文之牛耳凡言議風
旨皆雋偉光明行世詞章寓在北門之播告回天力

量見諸西省之封還方登要路之津忽勇急流之退
惟建安之臣屏實孝廟之初潛其生齒若富庶而實
貧其習俗若悍強而服義必選擇晉陽之令稍寬繭
絲必拊循渤海之民盡解刀劍靡待卜須春之日已
先騰來暮之謠噫勞侍從猷承明朕重違巖助之志
在江湖存魏闕爾寧無子牟之心少待頻川之褒即
奉甘泉之計可

趙寔夫特授文林郎

世之為富者率幸歲歉閉糶以自豐殖視鄉隣捐瘠
終不肯拔一毛不仁甚矣爾未第時乃能傾囷賑荒

費家貲至萬餘緡郡上其事于使者使者以上于朝
爾雖已策名而仕前賞其可格而不下哉姑進一級
以勸強于為善者可

任尚追叙朝奉郎致仕

湖廣經總制之額惟穎于番禺南倖者尤重至虛席
系歲無敢就者爾坐殿黜以死非其罪也其孤訟冤
惻然憫之追復一階澤尚及于爾可以無憾矣可

謝奕燾將作監

朕選牧守之行能高者為尚書郎又選尚書郎之資
望深者為寺監之長昔人詳試之義也爾生相闕而

無貴介之習聯戚畹而有謙嗟之行出典名城以治
辨聞入主劇曹以心計稱朕惟職事簡而班序峻者
莫大匠若也肆以命汝益進德益養望等而上之嗣
有明陟可

胡弋之工部員外郎

頃用事者專引浮薄新進布滿在列語所謂先進書
所謂耆德不山棲則巷屬躁競之風成恬退之俗壞
朕甚厭之爾當世宿儒前由著廷出守留滯周南久
之名還木天色夷氣和擢寘郎省於是馮唐白首矣
非曰為爾光寵亦使天下知朝有老成之士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二

外制

魏洪大宗丞

我朝以帝室近屬司宗以庶姓爲屬親賢並用古之道也爾曾王父爲阜陵賢相爾考爲朕法從而冲澹有媿譽謙益無躁心朕使介弟典宗祏之事命汝佐之步武寢高矣由三丞而應列宿者頂背相望其少需之可

趙興忠戶部員外郎

右曹轄在京局務稍廣郎有薦舉之柄足以奔走其

僚非才而賢不在茲選爾明而不流於刻嚴而能濟
以寬異時宰書川牧星者皆有遺愛非如世吏以擊
斷發擯為能而已前命汝以季丞刑郎蓋重民命茲
列汝於地官之屬又將寬民力焉爾其懋哉可

吳堅著作郎兼禮郎尚書兼太子舍人

朕患士大夫於進務入風俗瀾倒稍進擢恬靖自守
剛介難合者以挽回之爾立身有本末在朝無附麗
其疇昔傳授於師友講明於翁壻者精且詳矣頃列
宰士寧勇於一去終不肯少貶以濡柄臣之殊朕
聞而嘉之著定專日歷筆削儀曹典尚書牋奏於儲

宮初建從吾兒遊者尤極天下之選疊是三組以命汝庶以勸安義命薄榮利之人可

戴良齊太常簿

國家於稽古禮文之事無愧前代凡有力於頌臺者皆名流也爾老於文學有窮經析理之樂怡於榮利有難進易退之操奉常華選無以易汝庶幾昔人召魯生制禮之意可

項公澤將作監丞

朕惜百金之費大匠備官而已未始有營繕也爾行能素高華實相副漢人所謂儒而通世務者承於雉

行林先生大全集
見研堂
監姑養資望然考工記列於六典班氏述漢樞機品
式雖工技亦不廢爾職雖簡往其欽哉母若晉人以
清談廢務可

林拾宗正簿

近士學士大夫同流以媒進枉己以布福滔滔皆是
至於獨立以決去直道以觸禍則吾未見其人焉爾
前在學館言論風旨離合去就之際皆可暴之當世
朕既拔去凶邦叢之流落遷徙者以次進擢汝久而
後至色無愠喜瑤編大典得以筆削事簡職清其益
充養汝之浩然者以俟予用可

提轄文思院趙希伉轉一官

朕定計建儲溥率同慶端著練日鏤玉為冊其事重矣在漢黃龍五鳳間工技咸精非吏稱其職而然歟爾於冊寶吐嗟而辨其進一秩以旌爾勞可

曹元發國子博士

國家以數路取人惟館與學非名流雅士不得而問津焉爾之一門其特起者為世儒宗其繼出者亦多士之望爾尤老於文學恬於進取使教胄子涂轍清矣自漢置博士員至唐猶未甚重雖韓愈亦有冗不見治之歎我朝則不然絲學有擢紫官者相望爾其勉旃

可

卽使翁宦為講回易視船司歲解捌倍各轉一

官

宿師于邊數十年矣國胡以至昔元嘉末拓拔犯塞
上自王公下至僧道莫不借貸以佐軍費朕寧貧國而
不忍加賦於民稍收遺利之在官吏商賈者亦不可
已之勢也爾後爾宦長於心計小加檢捉較之互市
歲入數倍各進一秩以勸服勞於王事者可

儲擇太學博士

朕高尚教育旣擢鉅人長德為長貳凡有列於成均

者亦皆極一時之選爾由舍法甲科進視美官券
內物耳然為人師難羣天下士而立之師為尤難子謂
門人我學不厭教不倦夫不厭則味之益深不倦則
叩之不竭言足乎已而後淑諸人也此爾素所講明
者坐進此道嗣有明陟可

葉彥昞叙復朝奉大夫

暮叙法也赦叙恩也汝乾道名相諸孫嘗立朝典郡
前遭薄責暮有半矣法宜叙又經裡霈恩宜叙還汝
舊轡其益磨礪淬濯以俟器使可

李丑父太傅寺丞

前日柄臣情於士之賢否專以與我善者為善人於是
有闕冗而尊顯凡庸而奮興者爾以舊掌故學官召
未一再遷又落落不合而去然端靖之操粹雅之文
當世固有公論仇怨不能易也朝廷設清望官以待
名士姑以外府丞起家耳其陽休山立以俟之可

陳堯道太府丞

朕臨御久閱士多每於進退去就之際觀人焉爾以
高科譽士有列於朝當一相獨運炙手可熱獨褰裳
而去之論久而定凡前日留滯周南考槃澗阿者皆
彈冠而起爾亦丞外府矣益勵志操繼有褒擢可

馬光國武學論

朕並用文武聚其英材而樂育之蓋師氏之選尤遴爾蚤游六館通經矣嘗客二閩知兵矣往佐而長訓迪右庠安知諸生間無郭汾陽者出焉可

洪勳依前集撰福建運副

一麾出鎮方期膏澤之下民七聚建臺妙選福星而問俗部封不改事任益雄具官某高簡而端凝清通而亮直議論據依名節可聳動於一時文章散落毫芒已昭回於萬物入從出藩之甚寵過家上冢而未行迺輟郡符往將使指全閩所部繫命於鹽饗者

復林先生大全集
與石堂
置別厯而私其羸刻者增撮買而窮其力亭竈貧而
民有怨氣琴堂空而邑無長官膠絃通變其誰歟弄
印無易於卿者在慶厯際選掄首及於蔡襄及乾道
間臨遣有如於芮燁皆清勁有風力之老非鏗薄折
秋毫之人勉企前修益光前業可

陳合著作佐郎

士在朝猶玉韞山珠潛淵草木為之輝潤其去也則
黯然無光爾為諸生已有盛名既擢上第學益老文
益工德益進太史氏南宮舍人非爾其誰宜為顧使
之卷懷而去士林惜之朕亦有久不見生之歎昔季

子來歸經為魯喜兩生莫致史為漢惜擢爾於承明
著作之廷庶幾古人丞髦士進英俊之意可

考功郎兼權右師雷宜中為前知建昌軍新
築鳳山城特授朝散郎

盱城後枕高阜有警寇必下瞰爾當狂獠南吠之際先
事豫防別築鳳山城蔽遮其傍繫趾以石甃外以
甃方五百丈高餘二丈闊一丈五尺縻楮二十萬有
畸米一千五百斛自以苦節之力為之不科降不煩
擾難也為將士論功自不言勞尤難也噫今之牧守
蓋有恃陋而不戒亦有委之而去進爾一秩以為守

復木先生大全集
城郭封疆音之法可

何夢然右諫議大夫

惟辟作福威既首懲於四罪有臣同心德其遂長於
七人乃出新綸以褒直節具官某有孟氏敬王之學
有河汾尊主之心當去相之登庸援私人而布滿衆
競由於捷徑獨屹立於頽波察其忠忱付以風憲入
告猷於后出不漏上前之言見無禮於君凜乎奮仁
者之勇但見拔凶邪之易孰云去朋黨之難厥介朝
有紀綱邊無氛祲鳴陽之鳳雖集伺夜之狐實繁欲
新局之堅凝冠上坡之峻緊噫虛懷樂聽朕不待辛

昆之引裾闕政必規爾益慕仲山之補袞方將鉅用
尚克欽承可

孫附鳳殿中侍御史

入閣而伏青蒲增重七人之列對仗而奉白簡進提
三院之綱眷注益深丰稜采峻具官某聞曾子之
大勇養孟軻之至剛給札之所條陳然黎之所記覽
正觀學士孰不豔榮慶厯諫官朕所拔擢老姦宿賊
之窟穴一掃君子小人之界限甚嚴雖駟虞鸞鷲雜
還而來然訓狐黠鼠窺伺者衆必鉏去凶邪之黨必
追遠名勝之流乃超拜於臺端以力扶於國是噫敬

黜而淮南憚昔官止於拾遺有勉而唐朝尊今任雄
於執法尚殫辰告益凜霜威可

王煥權禮部尚書

漢興一代之儀儒生畢至晉命六卿之長民譽為先
疇咨法從之賢特振秩宗之拜具官某制行朱絲絃
之直律身玉界尺之嚴當群賢翕集之時儀于禁路
及諸老凋零之後存者靈光歲晚來歸風節尤勁踰
年典選壹意首公抑揚心若於持衡發摘瞻寒於刻木
惟文昌台斗莫如大宗伯之尊以長儲僚下行小
冢宰之事自匪達才而成德曷兼數器於一身噫

夙夜寅清卿素早於綿蕝日月獻納朕方聽於履聲
益勵猷為對揚休寵

趙崇媿權戶待兼檢正

侍從論思獻納乃雅望所宜居財貨本之源流豈俗
儒之能任爰登時彥以貳地官具官某琨玉秋霜之
嚴冰壺寒露之潔古有高陽才子可以差肩或問近
世名卿蓋其稱首出則郡國視為師表入則省闈賴
其彌綸勤勞百為壯老一節朕惟元祐遴版曹之選
畀諸儒學之臣裕陵置檢正之官列之都曹之上孰
於此多多而益辨必其才綽綽而有餘除書既盼衆

志成愜噫大農之用不足爾其畫筭以筭鞭中書之
務未清爾則提綱而振頓勉殫忠力對寵越光可

楊公幾為宣司結局循兩資

吾大臣董師荆蜀士之從者如雲然有王命非板授
者十九人而已爾一選人而預於十九人之數以才
選也策勲飲至宜有旌異可

沿江制置大使馬光祖為安慶府移治築城任
責助費特轉光祿大夫

經始不日而成聞帥幹方之畧有功見知則說公朝
勵世之規眷言藩屏之賢能設金湯之險肆盼寵數

式獎勛庸具官某擬文武之全才庸安危之重寄當
鐵騎之候游魂而至佩玉麟分方面之憂樽俎折衝
屹若蔽遮於近甸樓船下瀨隱然犄角於上流迨邊
戢之肅清贊廟謨之恢拓自舒移治有郡虛名至煩
行府之親臨決就宜城而改築難與慮始昔嗟作合
之莫成知無不為今有制垣之任責二紀之荆榛蔽
野一朝之雉堞連雲滌溝澆之氛埃生蘄黃之氣勢
俾圖來上宵旰頓寬其疊進於穹階以顯旌於殊績
噫長江號天塹卿其護腹背之風寒聖人有金城朕
方賴股肱之忠力益閱規畫以副眷懷可

謝皇敷文閣添差浙西安撫司叅議

自晉以來江左華宗惟謝氏尤盛今爾一門亦然丞相猶文靖也亞保則封胡竭末也爾弟兄競爽與靈運惠連相頡頏矧縈倖名州卽潛省戶資望高矣議舍事簡奎閣班清而尤便於循陔侍膝爾其欽承益肩忠孝可

吳潔知泉州

溫陵為閩巨屏舊稱富州近歲稍趨凋敝或謂非兼船不可為朕猶記臣德秀出牧者再未嘗兼船而郡何嘗不可為哉屬弄印久之未得其人子曰如有所

譽其有所試爾修於家為美子立於朝為吉士施
於郡國為良吏有其譽美嘗倅是州以治辦聞又見
諸已試矣迺輟戎監往布寬條今言郡難者有四民
夷雜居也貴豪盤錯也財粟殫竭也珠犀點沬也朕
謂民夷雜居惟仁可以得衆貴豪盤錯惟公可以服
人財粟殫竭惟儉可以足用珠犀點沬惟清可以範
俗此皆爾所習知而素講者勉之哉最聲達于
朕聽將下璽書召爾矣可

方逢辰知嘉興府

嘉禾郡北古扶風今樂土也仕者爭欲得之不選於

復林先生大全集
貴介而選於書生不屬之凡品而屬之魁彥可以見
朕志矣爾昔奉對剴切鯁亮有九成十朋之風朕念
久不見生方將前席而問倏來忽去悵然惜之起家
二千石雖小遲次然凝香之地去天尺五其視自漢
廷而江都自江都而膠西者異矣予渴高論爾無段
心可

程象祖大府丞

本朝名家惟韓呂氏多佳子弟豈非孟子所謂有賢
父兄而然歟爾吾大臣子方其在家庭也醇謹未嘗
口外事及其有列于朝也靖共不妄發一語盎然和

粹退然謙挹可以大受遠到者擢丞外府方進進而
未已勉之哉可

內侍省押班主管莊文太子府黃頌為思止
上遺表除遙郡承宣使

朝家留後之餘除靡容躡進藩邸服勞之久亦許序
遷具官某勤恪在公溫恭好禮覽宗英之遺奏愴然
而悲念宮者之舊人存者甚少畀以貂璫之異數亞
於旄節之一階祇服寵私益綏祉福可

王鎔福建提刑

近歲部使者以蓋覆黠黠不按發為寬大民怨滿腹

吏饕磨牙在在皆然朕臨朝太息既下元日之詔丁寧告戒又擢廷臣之有風力者出持外憲爾方以至公佐銓衡高才秉史筆朕憂七聚卿勉一行所至訪民利病而罷行之察吏臧否而勸懲之其尤貪刻無狀者以元日之詔從事使囹圄無寃滯田里銷愁嘆則無愧於皇華之遣矣可

魏克愚浙東提刑

自漢人有南陽洛陽不可問之語後遂以為口實浙水東去天尺五朕之初潛也既為之選廉平守帥又擢近臣知德意志慮者出將使指所以惠越人者至

矣爾以名臣子為尚書郎有清通之譽其為朕往
建臬臺昔臣光相元祐以十科取士惟監司必舉聰
明公正者夫聰明則愁嘆之民吐氣公正則饕殘之
吏革面以敬讞獄則可長我王國以理決訟雖帝鄉
近親豈有不可問者乎欽哉毋忽朕命可

陳淳伯史館檢閱

述作其難事乎昔者孔氏言夏殷之禮歎其文獻之
不足杜預序左氏傳稱其廣記而備言然則與其文
獻之不足不若廣且備者之猶有考也朕方集諸儒
於渠觀相與勅成一代鉅典爾以才學選與聞筆削

之事瀛洲十八學士之一也益勤脩纂繼有褒擢可

陳蒙太社令

二令列於奉常清選也爾名父子文獻典刑於是乎
在異於由貴介而進者矣益養資望以俟簡拔可

陳鑄太府少兼右司

昔人以仕至九卿為榮非教歷深而資望高者不在
茲選爾以才名取世科以清脩傳家法外為監牧有
遺愛內為尚書郎公府掾有媿譽漢人所謂家之珍
寶國之英雋者也其以外府卿少兼綜省闈之事吾
大臣欲凝庶績爾宜惜於分陰吾大臣欲集衆思爾

無嫌於十反祇若予訓適觀厥成可

陸鵬升國錄

朕聞一士之佳必致之于朝爾在江鄉有雋聲佐臺
幕有賢譽身端而行治學廣而聞多可以立諸生而
誨之矣華途在前靖共以俟可

雷宜中右司

朕所與共圖回天下者一相也二三執政也相執致所
與共謀議者宰士也其任至要而其選甚艱爾聲價
定於解褐之先氣質見於舉幡之際立朝有本末畫
幕有籌策專城有治理效含香即舍而四選清疊組

行林先生大全集
與碩堂
都曹而庶務理茲命爾為真右闥以將明其是否而
陪輔其遺忘夫謝安王導之事業吾大臣以身任之
矣至於州平幼宰之忠益將無望於公等乎可

趙必普檢詳

方今甲兵之問日至廟堂二三大臣汲汲圖修攘之
政於太尉掾之選尤遴爾以場屋譽士淮海俊人閱
事多宣力久其即戎部也軍中以武功拜勇爵者多
不可算爾精明足以簡稽其贊樞廷也邊頭以警
奏煩科瑣者立而俟報爾強明足以應接可謂通世
務達國體之儒矣朕惟光堯南渡鼎浚當國如臣子

羽臣庶皆以西府佐屬立大功名爾既為真益自奮
勵可

直筆尚字朱妙妙知尚書內省事安康郡夫人
賜名從潔

朕嘉彤管之潔久宣力於尚方錫脂田之封俾提綱
於廣內非由倖進蓋以次升具位某號邦媛之賢冠
女史之列七誠咸備若曹大家所書八法尤工得衛
夫人之訣賜之湯沐被以笄珈予非私嬪御之恩壹
遵典故爾既綜掖庭之事益罄忠勤可

知襄陽府京西安撫副使程大元為連年守邊

遣援特授中衛大夫

敵三所愾既成夾擊之功振旅而還何愛橫行之扶
爰盼書贊以獎戰功具官某懷許國之忠號冠軍之
勇方重圍未解有裹鎗飲血之危仍倍道疾馳得被
髮纓冠之義迨此盪平之後村之牧御之權新渥雖
釀前勞未錄噫朕妙選扞城之彥允賴折衝爾雖無
擊柱之言豈容各賞勲階益峻閫鉞有光可

知襄陽府程大元轉三官於遙郡上轉行陞和
州防禦使

付邊關之中權方資牧御亞廉車之一等昭示寵褒

具官某資本沉雄志多慷慨虜涉吾地煩袞纛之親
行爾當是時建鼓旂而傍譟合群帥多助之力成上
流萬全之功襄樊之境晏然無虞荆楚之士從者甚
衆久宣勞於絕塞茲進爵於公朝班序寢嘗事權加
重白奴不侵上郡良由素著於威名丞相數言將軍
其勉未為之勛業可

編修官馬廷鸞乞以沂邨講堂徹章轉奉議郎
回贈本生父灼承事郎

傳曰非此其身在其子孫爾孝友脩於家庭行誼著
於州里雖老死布衣然廷鸞為國脩士拜疏自言乞

以却講以一階回馳朕於廷臣崇親之請皆可其奏
况廷鸞二父本同胞乎其以京秩告爾墓可

奉議郎添差通判袁州印忱為宣司結局特轉

一官

從丞相援蜀荆者皆有勞於國爾以學省名流與馬
聯鑣而來題輿而去固已高矣然幕府上功則有不
可得而揜者其中前詔俾進一階可

陳淳祖李丑父祕書郎

館閣極天下清選自前世有道家蓬萊山瀛州之擬
然識竒字者乃貽漢儒之嘲奉帝印之對者未免為

正觀學士之累豈非儲材之地以節守不以詞藝以
器識不以辨博歟爾淳祖爾丑父皆老於文學恬於
仕進皆嘗出為羣守相昔避戈而繼去今覽輝而俱
下置之風日不到之處朕一日而得兩行祕書不亦
石渠東觀之佳話歟朝夕急材爾益養望可

范純父軍器監簿

由邑最擢院轄由院轄擢緊官乾淳家法則然而宰
劇邑丞大郡無留滯之歎有廉直之聲亦既寘之周
行矣顧莞樞非清流所宜居使之簿正戎監益養資
望將以為緊官之儲也其佩玉徐行以俟新渥可

范純父監察御史

指佞觸邪孰可進居於六察澄源端本莫如先正於
一臺疇茲鷓序之英超拜勇冠之峻爾中而不倚直
或惟清抱武夷精舍之遺編漸者遠矣彈單父琴臺
之古調去猶思之拔自郡丞列於髦士朕惟乾淳盛
際風憲緊官固妙選於宸衷鮮不繇於邑寂今茲
龍之武雖接牛李之明實繁必也寢淮南之謀使寒心
而喪膽譬之去河北之賊盡壞植而散郡其罄爾之
昌言以副予之親擢噫忠臣有五義聳觀諫草之條
陳王人求多聞更賴細梅之啓沃可

陸合著作郎兼侍左郎官

館職儒臣之高選 著郎又館職之高選史筆屬焉
非若校讎是正矻矻於螢雪間而已爾奏賦明光第
一盛名海內寡二國人曰賢而不為彼相所知居中
不容於中補外復不容於外其不苟合如此朕既取
妬賢嫉能者投畀有北則前日難進易退者其可尚
留滯周南哉莫清於承明之廷莫要於銓衡之任命
爾疊組使學士大夫曰是良史也選人曰是佳吏部
郎也豈不為本朝之重乎可

御前都統制蘇劉義特轉十官得旨將六官作

三官於右武大夫上轉行親衛大夫三官作一
官轉行遙郡防禦使餘一官給據特授親衛大
夫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池州駐劄御前諸
軍都統制

賞必眠功宜首及軒昂赴敵之士時方多事焉可無
奔走禦侮之臣迺進崇階以褒殊績具官某右山西
之氏族今江表之英雄傳一編書與孫吳之意合學
萬人敵笑荆聶之術疎下襄樊之精甲如建瓴援漢
鄂之危城於累卵雖稟大臣之妙筭亦資群師之協
心位亞廉車秩超橫列執干戈以衛爾旣宣勞聽肇

鼓而思朕方注意益恢宏畧庶答降知可

阮思聰援蜀之功賞未酬勞鄂渚水陸戰禦獲
捷非一特轉十官授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

知黃州

予奔走禦侮賴其張耀於國威賞輕重旼功將以激
昂於士氣迺超武爵以獎戰功其官某沈鷲善謀梟
雄健鬪桀石賈余餘勇旃裘瞻落而失驚執爰為王前
驅白刀身輕而可蹈惟鋒而巴峽枕奠返旆而漢江
鏡清佩專城之左符亞廉車之一等威稜遠憺有漢家
飛將之名位望寢崇加卿子冠軍之號其祇新渥

益勉壯圖可

印應飛權戶侍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

地官於六典之中實司民版王人在諸侯之上盡總
賦輿自匪通儒孰當隆委具官某長材足以應萬變
圖機足以語九流蓋嘗覽鳳德而來不果我豸冠而
去間關湖嶠綿厯節旄屬者漢水鋒交武昌圍合彼
畔離官次偷生包委即之羞此激勵軍民效死待援
師之至始堅壁而不動終與城而俱全賞未酬勞時
方多故以言乎民力則弓已張而莫弛以言乎軍費
則竈無減而有增擢之簪筆持橐之聯誅以畫笏

筭鞭之效爾之責也國其庶乎噫太倉之粟相因方
有資於主計北府之酒可飲矧兼縮於守符益殫忠
勤以究勛業可

印應飛權戶部侍郎致仕

舍爵策勲甫班持橐負茲有疾遽請垂車曾未究於
惟圖悵莫違於雅志具官某襟期磊落機鑒清明羽
扇一揮首却游魂之暴虜雲梯百計卒全紫卯之危
城蓋儒生之知兵雜武夫而奪氣旣清邊祲趣上禁
涂昔且守且攻有血衣之尚在今將安將樂胡美疾
之未瘳念素非避事之人遂勉徇辭榮之意噫領客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三

外制

湯漢依前華文閣知寧國府

以捷徑窘步為常以急流勇退為恆以計功謀利為巧以正義明道為拙士大夫通患也爾為多士所宗在名流之目立朝有節守牧民有惠愛刺部有風力然拜表即儲案則力辭使之漕全闕則又辭昔紀瞻趨召而遂巡孔勸于利與祿若退怯朕高其風而賢之奎閣价藩始遂雅懷嗟夫久不見生乃朕之初意予豈舍王亦爾之素心也豈必真為宛陵之行哉可

湯中特授煥章閣侍制致仕

不見生之久每勤側席之思致為臣而歸忽覽垂車之奏念沉疴之幾殆諒高興之莫回具官某嘿而知言澹然寡欲之有百篇敬輿之諫退無隻字子公之書三揖一辭衆客方酣而先去十年五名六丁力盡而莫前訪童子之釣遊上先人之邱墓歷考平生之高致庶幾近世之全人屬者膠瑟載調蒲輪四出始云貢禹尚可彈冠寧謂遂良遽求還笏其可神武門之請俾尋耆英社之盟噫東首拖紳未替孤忠之憂國西清候對宜超二等以旌賢祇服絲綸益親湯

液可

杜濬大理丞

朕貴乎進而賤躁求先實踐而後虛譽其取人也率以是為權度爾宰相子脩潔冲澹繇筮仕以至登幾猶是選人初階曰父命也昔有臣棻今爾亦然朕法孝皇待棻故事前命汝通閩籍茲擢爾丞廷尉庶幾平進實踐之士聞而興起爾其努力以前修自勉可

趙希棟大理丞

異時寺評不歷民事而速化者相望近必試之民社所以老其材也爾出宰溪邑有治辨聲廷尉之屬丞

尤高選爾材固優為之然昔之為司士者曰淑問曰
審克不以深文巧鍛為能也爾其欽哉以副朕謹刑
之意可

家坤翁趙若璠農丞

太倉非有紅腐之粟而連營待哺者衆百谷之納不
足以供尾閭之泄吾為是廩也夫積貯天下之大
命豈細事哉爾坤翁博雅有家學爾若璠強敏有吏
能俾丞農扈往佐而長商食貨之源流求蠹弊之窟
穴而變通之若曰吾所職者出納之吝則非予擢材
之意可

李燠籍田令

國家雖以門閥取人然非象賢而濟美者不輕用爾
淳熙參與之孫喬木故家也擢寘周行不專為恩詩
不云乎毋忝爾祖在爾勉之而已可

謝奕信軍器丞

自漢魏以後率以門閥用人或者至有世胄躡高位
之歎然舜之所舉非高陽之才子乎夔之所教非當
時之胄子乎其來久矣爾槐庭之聞椒塗之郡從朝
蹟民庸固已詳試又嘗簿正二監益練習于其事矣
方今國家閒暇除戎器戒不虞惟此時為然丞位亞

行林先生全集
于長貳往其欽哉以觀爾材可

趙與屬軍器簿

國朝麟宗近屬皆生長富貴不出宮邸自熙豐始有
歷中外任使者至炎紹而後則名公卿輩出與庶姓
相頡頏而反過之矣爾安僖諸孫寘之周行一以擢
材一以睦族詩不云乎豈無他人不如同姓惟忠惟
孝爾其勉旃可

陳協刑部郎官兼史館校勘

吾甚重郎選以待牧守之行能高士大夫之資考深
者爾頃以脩名雅操內歷博士議郎太史氏尚書郎

之任外膺二千石之寄寢通顯矣屬者悞相檢人其
好惡取舍與天下相反汚其塵而濡其沫者滔滔皆
是爾於此時獨卷而懷之可謂賢已朕既汎掃朝廷
爾復羽儀省戶然為秋卿之屬謂之劇曹可矣未清
也秉史官之筆謂之清選可矣未要也爾益奮勵以
俟朕之位置可

汪立信左曹郎官

朕覽皇華之詩見古者使臣皆馳驅咨諏有獲五善
以告者今部使者則不然端坐未嘗濡轡也深居未
嘗褰帷也自臨遣以至代去曾一善之未聞而况五

乎爾端慤平實出使江表閉齋閣之時少而行道途
之日多所部某賦重某吏饜不聞則已聞必驛奏合
于馳驅咨諏之義矣郎選所以待監牧之著聲績者
而地官之屬又劇曹也爾其束裝趣造于朝雖江鄉
惜福星之移然省戶增列宿之重可

胡太初軍器監

昔周漢二宣皆號中興之主然詩人徒美其車械之
修備史臣亦稱其工技之咸精矧在今日除戎器戒
不虞豈非所謂急政要務乎爾早負才望徧歷中外
臨郡國則昔之召杜在臺閣則今之常揚久矣為郎

冠于列宿晉長戎監兼秉史筆所以養爾之望而為
吾近臣之儲也爾其帥屬勤職使朝廷之上有文事
武備若詩人史臣之所以稱美周漢者則予汝嘉可

洪壽磨勘轉朝散大夫

漢第從臣莫高于兩禁周計郡吏必待于三年爰錫
贊書俾陞華秩具官某辨智而閎達敏惠而恭寬諷
議朝廷蓋嚴安徐樂之比彈壓涼輦有張敞王尊之
風然考課自昔之通行雖貴近亦由于序進在朝夕
論思之列爾益堅事國之忠以日月積業為功朕深
愧待賢之意倚須奏取將又陟明可

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包秀等授修武郎

爾服勤禁衛積閱歲時乃序情而閔勞俾參選而入仕可

李鏞直秘閣知紹興府

在漢高光之世以豐沛為湯沐邑以南陽為帝鄉其
來尚矣會稽郡亦朕之豐沛南陽也屬者馳風為沴
民露居者十室而九枚卜廷臣孰堪為朕一行者爾
悃幅無華恬靖有守所至惓惓于教化之意而亶亶
于事功之實不以鈎距為明擊斷為嚴而計其功效
有材臣能吏所不能及者擢由支郡就殿价藩爾其

登進父老循行阡陌蕩析者安輯之困乏者振德之
愁嘆者拊柔之使浙水東也七郡之人皆曰朕為初
潛之地得賢師師如此公卿有關舍爾其誰可

揚瑱農少兼左司

農正宰士皆古官也至漢為大司農為長史為司直
以名儒蕭望之鄭康成輩為之惟爾嚴考乃朕舊學
有懷其人凜然如生爾象賢誌美科目自奮居中補
外望實深重儒而不迂吏而不俗朕尤遴列卿都曹
之選爾庶幾望之康成之賢使中書之務清太倉之
粟腐則爾為稱職朕為知人矣可

饒應龍諸王宮教

漢命賈生傳長沙梁董生相江都膠西若重宗藩而實疎儒者我朝家法則異于是宮邸皆聚輦下擇名士而輔導焉爾脩潔玉立身端而行治朕為介弟擇友往哉汝諧異于漢之所以待賈董者可

劉良貴太府丞

自體用之學不明士大夫高虛者不省馬曹瑣屑者或執牙籌雅俗判為二致朕甚患之爾諧理而不流清談邁往而俯同群碎固嘗進于朝而與聞省闈之事矣外府丞未免究于用朕方以事功試汝可

劉良貴宗正丞兼金部郎官

三丞惟瑤牒取清二十四司惟珍部尤劇朕環顧在
廷得其人焉爾博洽可以專筆削精明可以燭姦欺
優游共二既清且要必極鋪張揚厲以成一代之鉅
典必究本末源流以足大農之經費則爾為有勞于
國丞郎而上進退未已也可

王得一太常博士

劉歆欲列左氏于學官衆議不同歆移書惟太常博
士之責豈非其時通稱博士而未有師儒禮官之辨
乎厥後隸澤宮者職教列頌臺者典禮議謚其選高

于師儒矣如獨孤及柳伉或以文字行或以名節顯
朕察爾之賢真之寅清之地爾其懋哉罔俾及伉專
美于有唐可

翁宦大府簿

誣于前而伸于後非其身而在其孫非人力之所能
為也天也惟爾王父以孤遠外官而抗御史威怒左
官而死士論寃之嘉定更化詔雪前誣澤迎于爾所
歷之官勇于趨事苟利于國知無不為乃今簿正外
府駸駸華途矣爾其勤舉職強為善詩不云乎毋忝
爾祖可

陸遠武博

本朝故家陸氏為盛自左丞以博學厚德吐金聲于
中朝至太史以高文大冊復玉振于江表不但教行
于家其枝分而派別者多賢且才也爾美秀而文玉
立鴛行華宗典刑于是乎在序升博士豈直使誨諸
生哉館殿爾家舊種亦名流券內物也其佩玉徐行
以待可

工部侍郎楊棟磨勘轉中大夫

自昔考課之法較銖不差雖吾論思之臣盈科而進
茲陞華秩爰錫贊書具官某揭日貴名昂霄直節第

後村先生大全集
從臣頌雄辭絕出于嚴徐從吾兒游者德何慙于園
綺乃若一階之陟亦拘三載之常越格超資卿何心
于進律積日累月朕良愧於待賢可

方登太學錄

自成周有升俊秀之法至孟氏有育英才之論惟茲廷
臣孰堪是選爾科目之高人物之勝擢誨諸生士論
翕然曰國子監不寂寞矣先儒有言師道立則善人
多汝其勉旃可

大理卿包恢秘撰樞密院都承旨兼侍講

道德安強之威俾贊籌于宥密老成典刑之重宜開

卷於緝熙仍升論撰之華昭示眷知之寵具官某傳
先儒之絕學號近世之名卿凡平生著見于事功皆
疇昔講明于師友朕惟甲兵之問尚至于廟堂仁義
之言欲聞於旃厦盖詢猷黃髮晚矣使涉筆丹書可
乎其導旨于樞庭且橫經于帝幄近制序朝班壓枉
史遂列論思先賢謂君德在講筵尤資啟沃諒惟耆
雋奚俟訓辭可

秘書丞安劉太常簿戴良齊為思正上遺表各
轉一官

朕簡求名儒輔導近屬爾爾良齊與烏每于講說

有所規益比覽宗老施紳之奏深念舊府執經之僚
遣言甚悲故典具在其遷華秩以獎前勞可

鄧炯司農卿

古之人曰召彼故老曰詢猷黃髮其未至也則早辭
焉其已至也則乞言焉爾重厚老成多歷事任今之
耆壽俊也不能諧世卷懷退處乃今幡然為朕一出
典刑醞藉照映班列扈農非所以煩爾也朕將引以
自近矣可

陳堯道秘書郎

百執事在之士大夫皆可為惟入館比之登瀛洲苟非

其人視之有蓬萊弱水之隔爾以科第材學進而所以自貴重其身者如圭璧昔避矰弋而去今隨弓旌而來可謂進退不失其正矣石渠東觀以待天下名流益培資望向用未已可

御帶知安慶府劉雄飛浚築了畢授濠州團練使

設險以守者聖經之格言恃陋不戒者往事之明鑒乃放醲賞以獎賢勞具官某往來三邊大小百戰頃從炎嶠移守古舒稟行府之規撫新宜城之板榦昔若築道傍之舍三年不成今率先戲下之兵百堵皆

作坐使茨棘化為金湯其進秩于戎圍仍就紆于郡
綏四郊多壘卿益勵其壯圖萬里長城朕方資於名
將可

趙景緯小著

自趙藩劉宰而後朝家起隱之禮遂廢非靳之也未
見其人也爾有實踐有高趣岩居川觀遊而無悶樂
而不改亦蕃宰之流矣聘召而至國人貴焉甫擢中
秘書又進之佐太史氏待遇之禮厚于蕃宰爾其奮
勵以圖副簡求可

謝奕燾華文閣知嘉興府

親賢並用古之制也爾生相門而嗜學聯戚晚而好
修可謂親且賢矣嘉禾調守朕以爾昔典州有嘉績
今立朝有徽譽其寓直媯閣往佩二千石印綬勉之
哉布宣寬大培養根本使畿甸之民以安則重書且
下矣可

謝奕中戎監兼勅令官

戎監武備屬焉勅局民命繫焉爾收輔郡宜其民即
省戶勤其官見于已試者如此夫修車備器方今要
務著律定令亦豈細事哉惟賢且材為能共二非直
以相闕戚家選也爾往欽哉可

行林分生大全集
文林郎趙時瞻因潮州山前捕到賊首轉儒林
郎

乃者盜出沒潮之支邑調尉寨州兵又益以摧鋒不
能盪定爾能以計獲其首惡薄進一級以旌爾勞可
迪功郎靖安王簿陳和發因韃侵掠歿于王事

贈宣教郎與一子下州文學

虜犯內地守吏委城闔士棄甲者多矣爾眇然邑佐
斃于賊鋒增秩澤予所以愧偷生失節者可

皮龍榮參政

用儒而國無敵久增重于本朝得賢而基太平茲遂

參于大政延登瓌望播告論言具官某研幾而極深
任重而致遠進而啓沃非堯舜之道不陳凡所建明
皆稷契輩人之語周旋二府精白一心廟謨賴其同
寅協恭輿論稱其鉅人長德乃序遷于丞弼以共起
于治功國是宜堅定不宜動搖善類宜翕集不宜渙
散必躬吐握以下士必公衡尺以擢材蓋一客失羹
能覆共食之鼎若先賢設喻欲平偏載之舟其責不
亦重乎非卿誰與領此噫夫子必聞其政異諸人之
求君陳入告斯猷曰爾后之德諒惟哲輔奚待訓辭

沈炎同知兼參政

有常立武久翌贊于本兵無競維人併延登而共政
渙馭明命字諡群工具官某貫日積忠昂霄勁節親
逢千載一時之運徧歷三院七人之官當群儉朋偃
月之姦門庭如市獨累疏數滔天之罪堂陞始尊圮
族者殛于羽山埒國者失其金塢黯在廷而邦謀寢
矣城伏閣而武夫拜之泊秉事樞候踰歲籥邊防屬
宥府既資籌策之良政本在中書兼倚彌縫之助必
長駕遠馭以疆理戎索必翁受敷施以奔走人材位
望愈隆責任尤重噫大綱小紀卿宜計天下之安危
內修外攘朕欲討國人而申儆其思職業益勵猷為

何夢然端明僉樞

五材誰去兵方講修攘之政一賢可制難宜居宥密
之司選于衆而得人揚于廷而出命具官某有猷有
守至大至剛君子素位而行士惟孤立正人無待于
助朕所獨知權于千官百辟之中寘諸三院七人之
長明君臣之分而堂陛肅審忠邦之辨而界限嚴積
貨者散金鳩之藏方命者加羽淵之殛人悉若爾國
嘉賴之朕惟敢諫犯顏賢百萬師遠矣折衝禦侮捨
一二臣誰哉爰登秉于事樞俾推行其抱負噫曰天
下已安矣朕不忘危討國人申儆之卿宜思職勉殫

忠蓋庸副簡求可

陳堯道監察御史

朕收倒持旁落之權聿更大化擇特立獨行之士親擢紫官茲得二賢俾分六察爾傳素王絕筆之學標春官淡墨之題頃進列于師儒不見知于彼相衆阿時好議于聖世而錮人獨有嘉言意慕古人之存校去若黃鵠之高翥來如丹鳳之攬輝選諸瀛仙真之臺憲厥今共絲之罪雖已伏辜牛李之朋尚多漏網楮糴之弊築底輪雲之變無窮士雖拔茅兵未解甲予既虛懷而容受爾宜空臆以條陳或冒言于朝廷

或密啓于旃厦見聞咸聳風采一新噫百奏丹青孰
不觀仁義之諫萬事塵土方當傳久遠之名益罄忠
忱不孤簡拔可

劉應龍監察御史

上同陳 察院 爾仁而有勇和而不流接物則霽月光風持

身則嚴霜烈日直道見嗔于彼相到腸羞比于匪人
往賊過龜山之門致敬而去遺民奉巴東之祀稱思
至今朕聞巖邑之最聲監阜陵之成憲頃者儲材于
列院進而執簡于一臺方今國是畧定而尤貴堅凝
朝綱雖肅而尚多垢玩有官守有言責屬新龍象之

觀去賊易去黨難宜奮鷹鷂之擊或密啟于旃厦或

昌言于朝廷噫百奏丹青

下同前

江萬里吏部尚書

筆橐之班莫高于太常伯逢掖之論于今有大宗師肆
疇試可之庸特峻為真之拜具官某國之著蔡學者
斗山老将拜伏閣之陽城邦謀憚在廷之汲黯文字
五千卷混混江河之發源仁義數百篇炳炳丹青之
垂世祥麟之來孰得而弔蚍蜉之撼真不自量雖長
往于山林終不忘于獻畝聞國難則投袂而起建師
行則載筆以從推鋒而帝羝歸回戈而佛狸走頌名

公虎于宣之矣視吉甫而何慙及丞相度來朝之初與韓愈而偕至遂登人望寢長天官門庭有毛玠之清衡尺如山濤之審但見拳拳于國事未嘗汲汲于身謀方並進于群公可獨遺于一老噫賢能不待次舉而况序升丈夫何以假為無庸多巽益碑忠蓋式對眷知可

湯中上遺表贈太中大夫

掛冠之興莫過已謝宦情易養之言甚悲未忘尸諫乃加恤典以慰遺忠具官某于富貴如浮雲有名教之樂地今無此事世賢其人某水某山吾所遊也斯

人斯疾亡之命夫卿何意于盖惟朕興懷於簪履名
德未遠諫書猶存噫老氏知足之風凜然起敬賈生
趨遷之秩維以飾終

湯漢依舊華文閣江西提舉兼知吉州

朕念江鄉之民殘于兵而又病于糴也思得剛勁有
風力廉勤有政事者將明朕之德意志慮以拊摩其
瘡痍甦息其疾若爾頃辭清望官而去牧涓郡而不
逋上供刺劇部而毋憚大吏漢人所謂通世俗之儒
矣其以庾節兼領郡符土風民俗皆爾所諳前此任
糴事者縱吏舞智規免者衆朕為之下履畝之令可

謂平矣爾輶車所至具述朝家不得已而糴之意使
軍不乏興民有餘力孟軻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子矣
至于吏之饕殘為吾民害者其奉元日詔書從事可

楊棟轉太中大夫

三朝距典聿嚴尊閣之儀一代鴻儒分任纂修之事
屬賦功而行賞爰進律以旌賢具官某鍾箕昂之精
稟岷峨之秀子雲所草準羲孔之微言敬之之文希
屈馬而無愧雖去常存于魏闕其來遂定於春宮冠
言語侍從之班專討論潤色之筆惟二祖丕哉之謨
烈既極鋪張若先皇煥乎之文章亦資詮次其事備

後村先生大全集
與石堂
矣何勤如之噫唐賢謂作史之難寧非篤論漢人喜
稽古之力適值明時祇服寵光益修職業可

程象祖秘閣知安吉州

朕仰遵烈祖紫雲樓之訓選用牧守必求其有仁心
仁聞者爾相家子立乎本朝朕察其修潔明恕有丞
相之風吳興去天尺五與丞相所臨郡擊柝相聞往
為朕拊摩其民使郡人曰朝廷善調守丞相能教子
豈不休哉

陳淳祖著作佐郎

朕鑒昔人清談廢務浮文妨要之敝雖位置館閣之

士亦必先實踐而後虛譽屬者寇至江上諸城或不能自全或委之而去爾以諸生守孤壘內能使軍民有固志外能使寇不敢犯可謂有德于民有勞於國矣選表而來擢之中秘書又進之佐太史氏兼尚書郎非為爾寵也所以旌其節而侯其勞也益堅志操以待器使可

江州分司檢閱成公策為拘權茶課及數特授太府簿依舊任

事非才不集而有才者或過用其才朕甚患之爾宰邑監郡有治辨聲使之治賦未嘗施繆巧事操切而

行林先生大全集
見研堂
歲計之有餘庶乎善用其才者薄正外府以旌爾能
毋廢前功對越新渥可

高銜孫權刑部侍郎

內重外輕唐世有登仙之羨出藩入從漢家嚴選表
之規迺疇收守之庸復真論思之列具官某傳祖訓
而得髓取世科如摘髭南渡師儒古所謂禮法士慶
元典冊今號為文章家在省闈則網舉目張臨郡國
則政平訟理既持橐袞袞而登矣乃拂衣落落而去
之鏡湖之興甚濃頗適賀公之趣潁川之治莫揜首
褒黃霸之賢惟古人敬獄而恤刑况繫聖以仁而立

國爰升時望俾貳秋卿噫法三尺安出哉固有後王
之所是刑一成不變者尤宜君子之盡心豈惟淑同
之長尚賴嘉猷之告可

金文剛龍圖閣致仕

士大夫便文營私者多盡瘁奉公者少爾淳熙夕郎
之孫克肖前人迭更事任忠而能力專城而民譽美
賁海而離莢羨周官所謂廉能之吏也今遽以疾請
老嗟夫瀕於殆矣不可得而留矣進直小龍以勸勞
臣以識朕用才不盡之恨

張桂大理司直

後村先生大全集
廷尉屬多用法家者流惟司直以士人為之其選亦
不輕矣爾奮由科第輻湊之智畧涌泉之才思異時
幙辨檄草固已為人傳誦踐揚久識慮審可以佐其
長而持天下之平矣可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六十三